

## 到底跟谁姓

□杨亚爽

多年老邻居李宝跟我说,他遇上了烦心事儿。

他的外孙女,一直由李宝妻子负责照看,今年已四岁了。女儿和女婿也住在家里,想叫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去,女儿就是不走,只有每周末小两口会领着孩子到亲家那边吃顿饭。亲家老两口不是出去旅游就是跳广场舞,悠哉乐哉的日子可能是过腻了,看到周围有人生育了二胎,当婆婆的心里也就痒了起来,提出再生一个。李宝老伴坚决不同意,因为老大是她一手带大的,看这架势如果有老二,最后也会扔在自己这边,实在吃不消。

二胎斗争,在亲家之间展开了。

李宝的亲家母提出一个建议:二胎生下来跟李宝家姓李。这还真是个诱人的提议,实在是让李宝和妻子无法拒绝。

十月怀胎,李宝的女儿在医院生了个男孩。按照两家事先达成的协议,这孙子要姓李。为了给孙子起个好名字,那几天李宝天天在家里查字典。没想到有天晚上,亲家两口子突然来了。茶还没泡好,李宝的亲家母就从拎来的包里,掏出两大捆现钞放在茶几上。

亲家母提出,既然生的是男孩,就不能跟母姓,这样会让人笑话的。原先说过的话又不能不算数,所以给二

十万块钱做补偿,让孙子还是跟自己家姓。

李宝看着茶几上那张写满名字的纸,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劝对方先把钱拿走,再商议,对方不肯。

坚持自己的想法,亲家会闹得更僵,对自己女儿也不好;不坚持吧,亲友们都知道这个二胎是要跟自己姓李的,这会儿又不姓李了,自己的面子往哪搁呢?

两家人在客厅里僵持住了。

把女儿拉到房间里再探探小两口的意思,又仔细琢磨一番,最后李宝这边还是让了步,不过老伴见没辙了,就提出:跟你们姓可以,这孩子你们自己带。李宝的亲家母当即同意,兴高采烈地和儿子儿媳商量起回他们那边住的事。

他们家的事,我们这些年也都知道一些。我劝李宝:这回小两口带孩子搬走了,他们终于能轻松很多,不也是这些年的愿望吗?他对老伴也有个交代。

李宝点头,说其实他也认为外孙子跟谁姓都一样,然后又提起了那二十万:“我们是一分钱也不会动的!等外孙们大了,一人十万。”

我心里也明白,他这既是在诉苦,也是在洗清自己。估计他的亲友那边传闻五花八门,说什么的都有。

## 大嫂

□沈萍

星期天,手机的音乐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,原来是大嫂通知我她马上到我这边来。我知道大嫂的脾性,我和她是妯娌,她可能是跟公婆闹矛盾了,跑来向我诉苦的。我也估计到和什么事有关:前两天婆婆跟我说,二叔生病了,他的时间不多了,要我们这些侄子侄媳妇去看看他。二叔住在离我们较远的另一个小城,不常来往,只有遇到婚丧嫁娶之事才偶尔走走。

大嫂一进门就对我说:“小萍,你评评理,我什么地方错待他们了?她叫我去探望二叔,我说兄弟姐妹四个呢,要去一道去,少一个我不拿一分钱。她就叫说什么舍不得钱就别去。”她眼泪汪汪地看着我,“你听听,这像做娘的说的话吗?兄弟姐妹都是一样的,为什么有的去、有的不去呢?是他们舍不得钱还是我舍不得钱……”

大嫂坐在那里,显得很疲惫。她的脸如一张黝黑粗糙的劣质纸,皱皱巴巴的纸上,整齐地分布着枯干暗淡的五官,头发凌乱不堪。我想,她可能一起床就跑到我这里来,头也没梳、脸也没洗、饭也没吃。我突然感到了她的可怜。大哥一直在外打工,大嫂一个人侍候三四亩农田,还要带一个刚上幼儿园的孙子,显得孤立无援。

大嫂跟公婆住一个宅院。听邻居说,大嫂年轻的时候,贤惠、手脚勤快。那时还没有包产到户,到生产队干活儿,不论除草施肥还是拾棉花摘蚕豆,大嫂都是干得最快的一个,回头还常常帮婆婆干,因为婆婆手脚慢。尤其大嫂有一手好女红,小姑小叔那时还小,身上的衣服、脚上的鞋子,都是大嫂一针一线用手缝制的。

我家离公婆稍远些,住在一个小镇上,平时又忙于上班,不是逢年过节,一家人很少去看公婆。虽然大嫂偶尔也来给我上上“忆苦思甜”的课,但我经常左耳朵进、右耳朵出。

我看着大嫂,心里竟酸酸的,只好招呼她吃饭。她惊醒一般,忙站起身:“不了,我羊棚里的两只羊饿得要叫破天了。”

后来,婆婆摔了一跤,坐上了轮椅。医生说,婆婆不太可能站起来了。公公已年迈,以前多亏婆婆照顾。如今,我们兄弟姐妹商量好轮流带婆婆和照顾公公,十天一轮。再过几天就要轮到我们家了。我和老公都忙于工作。我是请假还是辞职?或者请个保姆?一直纠结此事。

过了几天,大嫂又来了,她肯定照顾婆婆累了烦了,又来诉苦。可我也实在没有精力准备出好脸色对待她。

大嫂面含笑意走进屋来,还给我带来了菜和蛋。她说:“小萍,我知道你工作忙着呢,带爹娘的事不用急,我来带吧,我都带惯了。你安心上班。”我怔了,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她说我和玲丽(小姑)都有工作,什么十天二十天轮不轮的,她跟爹娘住得最近,方便照顾,让我们都安心上班。

我说:“大嫂,真是谢谢你啊!”大嫂说:“谢啥呀,都是自家人。放心吧,爹娘有我呢。”



## 父母之爱与养儿防老

□付明君

昨天我到商场买了一条裤子。长得袖珍的我,每次买完裤子都要把裤脚剪去一截。在等待中,老板一边干活一边说:“我告诉你,千万别对儿女太好了,太好了你会伤心;不好,你没付出那些,你也不后悔。”我正奇怪她为什么突然和我讲这些,她一脸哀怨接着说:“你看,现在都十点多了,我的儿子还没来,也不想我忙成什么样了,他还家里睡觉。”身边还有一个妇女也附和着“现在的孩子不懂感恩。我们辛苦养大他们不图回报,只求他们能有出息”等老生常谈。

我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。不图,只求……这话本就自相矛盾;另外既然不图回报,哪来这么多抱怨啊?赞成我的话我实在说不出口,只能安慰她们想开些。

其实我一直很讨厌父母拿爱来“要挟”孩子,所谓的“要挟”,就是我们常见的上面的桥段。我认为这话对别人说是博得同情,对孩子说就是一种“绑架”。

首先要说的是,我绝不是抹杀父母的爱,也承认这种爱的伟大,但这种爱真的是不求回报的吗?

人和动物不一样,动物哺育下一代是出于本能,人哺育下一代是有主观要求的。

先来说说父母之爱的基础,父母为什么要生孩子呢?我想不外乎三点:生存需要、心理需要、生理需要。

所谓“生存需要”主要是指传宗接代和“养儿防老”的需要,为了自己晚年能“老有所养”就得先养孩子,算是前期投资;从这点上来说,孩子是作为一种工具被父母所利用;所谓“心理需要”主要是指追求为人父母的喜悦,体验天伦之乐。“生理需要”容易理解就不解说了。

无论以上哪种需要,不难看出一个问题:孩子的出生都是父母为自身考虑的结果。换句话说,父母对子女的爱从出发点上就是有所求,什么不图回报纯属扯淡。至

于“含辛茹苦”“一把屎一把尿”之类,那是父母想得到回报应该付出的代价。

口碑甚好的电视剧《天道》中有一情节,很有争议。

男主丁元英的父亲躺在医院里生命垂危,身上插满了管子。他要拔掉,哥哥不让,他说:“如果我孝顺的口碑是以我父亲的痛苦和尊严为条件的话,我就真不知道我是个什么东西了”。

母亲开口说话了:“他可是你爸,拔管子这种绝情的话你也说得出口。养儿防老,他就落了这么个下场,生儿育女还有什么用。”

丁元英说:“妈,如果您养儿就是为了防老,那就别说母爱有多伟大了。您养来养去还是为了自己,那是交换。”

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与痛苦也因此频频产生。比如有些父母就认为:我们含辛茹苦将你养大,我们都是为了你好,你该懂得报恩。孩子:事情是这样的吗?是否出生,我能选择吗?

只强调“养儿防老”,不仅苦了父母,也苦了孩子,这种思路让每个人都感到沉重。我当然是坚决反对子女不孝敬、不赡养自己的父母;我也想,真正合格的父母,不会把子女当作经济工具,不会绑架亲情,绑架孩子的人生,更不会动不动就做出一副“我本将心向明月,奈何明月照沟渠”的嘴脸。

父母之爱是伟大的,与此同时也是沉重的。时代在前进,情况在变化。如果父母一直抓住错误的观念不放,动辄就以“爱”要挟孩子,如此一来,这种沉重的“爱”岂不成了枷锁和镇压工具?还谈什么伟大呢?那么,这种爱也将会成为孩子不能承受之重。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不愿生育,是否也有这个原因?